

紅燈左轉

—工運的路線與實踐



野百合觀點

一九九五·閏八月 壓迫仍在進行中……

目 錄

★總編輯	周嵩祿	工運的路線—— 誰都無法迴避的問題(代序).....	1
★編輯群	丁勇言 石秀娟 石育苑 石德隆 朱建霖 吳冠良 吳昱賢 林明賢 邱花妹 邱毓斌 柳秀油 莊佩珊 郭昭男 陳靜雲 黃育德 蔡志杰 韓仕賢 魏守達	反壓迫、爭民主—— 從工運團體做起.....	4
		工運頭人—— 解讀「簡錫堦現象」.....	9
		勞工立委—— 鐵鎚勇戰金蟑螂?!.....	13
		走出自己的路—— 三黨勞工立場總批判.....	17
		作為一個運動的戰場—— 工人參選.....	23
		現階段勞工運動的政治路線—— 建立勞工階級聯合戰線.....	27
		朝向一個反資本主義的 草根社運聯盟.....	33
		往社會民主政黨的路上前進!.....	37
		建構一個堅實強壯的戰鬥基地—— 期待戰鬥力再造的勞工陣線.....	41
★美編	張英庭	勞陣改造綱領.....	44
★發行	野百合 觀點	編後語——新亭對話.....	45

工運的路線—— 誰都無法迴避的問題（代序）

運動者不是傳教士，不是道德者；運動者是不滿現狀，試圖用一切力量改變現狀的人。

那麼，現狀哪裡不滿？要改變成什麼樣子？用什麼方式來改變？這三個問題加起來就是路線問題。如果有人迴避這三個問題，而一味地只談到參與、學習的重要，一味地標榜自己的功勳，那麼這種人只是在從事「服務業」罷了。

我們到底希望未來變成什麼樣子？相信任何一個工運人士都可以描繪出一個美麗的藍圖，但是如果僅僅拿著一個藍圖就希望大家跟著走，這不叫運動，這頂多只是三流的宗教仿冒者罷了。這個世界已經有太多宗教了，運動不是宗教！

另一種做法則更糟。有一種人會宣稱運動是講階段性的，但是這個所謂「階段性目標」則藏在他的腦袋裡，時機不成熟絕不洩露「天機」，這種做法頂多是另一種密教罷了。運動更不是密教！

打破聖教的光環，褪去秘教的黑紗

我們當然不會無知地以為，明天工人階級就會翻身做主人了，漫漫的工運道路上當然要有階段性目標，而值得討論的重點是，短期的目標是不是違背了運動的大方向？這個目標在我們對現狀具體深刻地考察下是不是有可能完成？當然這些工作不能藏在領導者的腦子裡做，而是要透過集體的智慧來完成。



凝聚集體的智慧，形成明確的路線

形成具體的目標才能描繪出明確的政治路線，而實踐這條政治路線的過程更是需要集體的思考與反省。這個過程包含如何使政治路線更充實，還有如何讓參與者越來越多；這樣的工作當然要讓每一個參與者完整

地理解，而且積極地在每一個戰場實踐一致的目標，深刻地累積真正屬於工人的政治實力。

因此，當工運現階段已經發展出組織階級政黨的政治目標時，願意為此努力的人，均應為排除任何組黨的阻礙而鬥爭，讓這個目標能日漸形成一條可行的實踐路線，不應為了眼前的利益或個人考慮的藉詞，鄉愿地迴避爭端。畢竟我們不能忽略，工運是為了翻轉整個世界而運動的，不是為了個人的政治目的或人際關係而參與的。

去除菁英的迷思，朝向群眾性的組織

必須強調的是，組織關係不是個人的人際關係，也不是個人的政治關係；組織關係是一種存在著共同的目標及做法的合作關係，成員之間既是合作的，又是相互監督的；而所謂組織的共同利益或是政治目標的認定，則是明確的，同時也是以民主的方式決定的。所以，階級立場明確且民主共生的組織關係，才是我們賴以為工運發展的方式。

另一個組織方面的問題是，什麼才是一個符合現階段工運發展的組織型態？我們必須認為，現階段的工運組織，應該從菁英的工運／工會的幹部組織，過渡到符合現在實力的群眾性組織，而不再是維持一種容易讓少數人以優勢的人際／政治關係來控制的小團體；一個內部民主的群眾組織的政治立場可就不容易左搖右擺了。

再者，突破工運樁腳／頭人化，更可化解工運團體與基層工人的疏離，讓更多人認同、參與，使工運團體不再神祕兮兮，高高在上！

強化勞工實力，迎接任何鬥爭

工運發展至今，即將擺脫廠內經濟鬥爭的小格局，若不能體察這個現實，努力為工運發展出階級政治武器，用心強化工人的精神武裝，卻仍要一味地回過頭去抱資產階級政黨的大腿，這樣的人將在運動的洪流中被淹沒。

我們相信，唯有工人的政治力量起來，才能阻止工人的集體利益繼續被放到金權政治的砧板上分食；我們相信，唯有正確的工運路線，才能避免工運的資源繼續被有心政客利用；我們相信，唯有排除阻礙工運成長的因素，台灣的工人才能真正有尊嚴地站起來！

為了這個目標，我們不迴避任何鬥爭！！

反壓迫、爭民主—— 從工運團體做起

做為參與其中的一份子，這樣的「揭露」是期盼所有的「勞陣人」能言行一致，誠實面對自己的不足。這些想法也曾出現在組織工作者的內部檢討中，只是聲音太微弱，微弱到讓人覺得痛。這篇文章是為了面對這個傷痛而撰寫的。

從事社會運動的人常愛說：「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從物理學的觀點，這叫「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從馬克思的觀點，反壓迫的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社會學的權力觀則指出，無所不在的權力行使，是社會的常態，人類競逐權力不會中斷！於是我們不得不戒慎恐懼了起來，競逐權力不是少數高官貴族富賈商人的專利，權力不只行使於暴力政權與人民之間，不只是資產階級硬加諸勞動大眾，也在你我日常生活中孳生：是你和管理階層的對抗、是工會運作中的強勢領導、是家庭中壓制的兩性關係，也可能是工運團體內部的不民主！

如果我們用反抗壓迫關係的原則，來檢視台灣最大的工運團體——勞工陣線的運作，我們恐怕要灰心掉淚，因為我們所反對的，可能正發生在工運團體內部的日常運作中。

民主——說的比做的容易

勞陣的組織成員包括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分設總部及各地分部。總部及各分部分別由各分部會員代表及會員選舉，產生最

高決策單位——執行委員會。照理說，執委會理應是最高決策機構，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長久以來，掌握勞陣主要走向的是總部秘書處。年度主要的運動議題及運動走向，常由秘書處提案，交總部執委會通過，再由各分部配合執行，所以各分部除了當地常態的組織教育工作，和處理爭議事件外，還要配合總部的計畫工作。由於秘書長的強勢領導，執委「背書」的功能實質上遠勝於執行及決策，大部分的議案最後總能順利通過。

至於總部和分部間的權責常是曖昧不明。大部分的時候，總部似乎尊重分部，但某些時候就會出現總部過度干涉分部的情形。例如 1994 年高雄分部通過的分部工作人員人事案，到了總部卻被擱置，最後不了了之，沒有說明。

表面上，勞陣各分部分而治之，事實上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團體，許多議題並沒有下放到地方，做深入的檢討與思考，搞到後來，這仍是一個菁英領導的所在。

另一方面，勞陣的組織工作者也非口徑一致、行動劃一。1995 年之前，工作人員間雖一直欠缺深入的溝通與了解，但至少統一在「組黨」的共同目標下。但是，1995 年三月，Jan 及劉進興在未經勞陣工作人員及各地會員、執委充份討論下，逕行宣布代表民進黨新潮流參選不分區立委，總部周威佑也決定代表新潮流參選國代，這些行徑揭穿了一些勞陣組織者的真面目：黨派利益先於工運主體！工作人員間意識型態的歧異以及長期隱藏的不信任感於是浮上檯面。

Jan 等人的政治選擇已經十分明顯，是新潮流而非勞陣！他們不但背叛了自己早先對組黨的宣示，更在這個過程中嚴重地犯下了「民主大忌」！如此攸關勞陣未來命運的大事，就如此這般決

定，多數人只能被迫接受。至於其他「雜音」，不是被抹黑成野心份子想爭權奪利，就是被矮化成人際衝突、工作不認真；多數中立的人則被迫選邊表態，在錯愕、慌亂、不解中，礙於長期對工運組織者的信任，只好主動替他們找理由說服自己。這些專斷的決策者，徹底地利用勞工朋友的「善意」，面對異議者的質疑，認為只要臉皮厚一點，反正一下子就撐過去了！——難道人們真的那麼健忘嗎？

「立委事件」不過是勞陣內部的權力菁英，所用的獨裁威權手段中，最極致的表現。平日這樣的大小事件不勝枚舉。像1994年省市長選舉期間，勞陣推出健保勞工說帖，秘書長在執行過程又獨斷地決定只找民進黨的候選人，故意忘記當初推出說帖時，決議的是找三黨，這使得其他工作人員及義工在跑完工會後，愕然發現自己對工會幹部的誠信盡失！

功利的運動慣性

勞陣的經營流於功利，這並不是所有組織工作者都能自覺到的。在組織策略上，有些組織工作者對大工會巴結，對小工會或尋求協助的個案則態度冷淡，此其一也。在運動策略上，則是鍾情於媒體造勢，追著媒體屁股跑，此其二也。這樣的運動策略，迫使部份北部的組織者及熱情的義工，不斷重複地將精力耗費在這上面，而下達命令的人只在乎有沒有見報，卻不在乎這些重覆的行動應有所節制。在動員過程中，只是消耗性地要工會來，只在意人數多寡，不管議題是否深化，此其三也。在組織工作者之間，每月一次的工作會議，並不能使工作人員的想法充分交流，通常只是討論「分工」、「效率」，其他如意識型態、情緒、感受、想法、工作執行的困境都不重要，不必溝通討論，組織工作者間欠缺同志感，工作環境冷冰冰，此其四也。

派系現象

平心而論，勞陣這種功利與不民主的現象並不是特別奇怪，放回台灣的政治脈絡中檢查，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社運團體面臨一樣的困境。

首先是政治黨派對社運資源的收割。我們在勞陣遇到的，是台灣社會發展至此必然產生的困境，因為所有社運團體的發展歷史，都不能脫離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我們在勞陣遇到許多長期有著民進黨情結的勞工朋友，怨嘆這個黨不知長進，卻又忍不住疼惜；我們也面對民進黨流派中的政治老手，插足社運卻效忠流派、心在仕途；至於那些擅於作秀包裝，精於經營傳統人際關係的政客，必要的時候，還要利用關係與人情來贏取勞工朋友同情或支持，就更令人覺得噁心了！而這些不同程度的介入，又以流派力量集體插手，對運動挫傷最深。

說真的，派系現象幾乎是社會運作中的常態，成派成系並非奇怪的事，「團結」這種口號，不過是執政黨或政治主流派系熱中的宣言！但是我們卻必須嚴肅地檢查派系運作的邏輯，如果勞陣內部派系多多，但個個派系有堅實的意識型態、清楚的路線，並勇於為自己的立場及理念思辨角力，則勞陣必能在工運的道路上，激盪出最符合台灣勞工利益的進步方向！如果不幸本末倒置，派系關心自身的政治利益勝於一切，那麼「惡鬥」、「瞎鬥」、「沒理念照鬥」絕對免不了！因為重要的不再是工運主體的成



長、運動生命的茁壯，而是確保自己派系絕對的優勢、絕對的利益，這叫「派系思考」！直接要工運受重傷！

該丟的就丟吧！

最後，從女性的觀點來看，這個團體是父權的，因為他的極權與功利計算，也因為他複製著工作場域對女性的歧視（資深的女性工作者重覆做著單調無聊的行政事務，新進的女性組織者受到冷落）。這是個看不見女人感受的地方，是男性文化霸權在主導運作的團體——凡此種種，是女性與有自覺之男性所厭惡的！

搞運動的不是聖人，我們不談變節這種道德問題，但是我們必須遏阻反民主、製造派系壓迫、派系惡鬥等種種保守勢力的興起，任何無助於運動前進的作為，該丟的就丟吧！不要讓舊勢力迷濛了我們的眼睛！

工運頭人—— 解讀「簡錫堦現象」

持續至今，關心勞陣發展的人士仍不時在討論 Jan 的參選，內容則在個人「誠信」與「能力」的問題爭執打轉。這篇文章無意質疑這些枝節，而直接挑明「派系化」、「頭人化」正是斷傷工運發展，阻礙社運結盟的絆腳石。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簡錫堦先生(Jan)競逐民進黨全國不分區立委提名，以「弱勢團體」的資格如願擠進安全名單，且排名更在所屬新潮流系「大老」洪奇昌之前，令人刮目相看；一位長期從事工運基層經營的社運人士，所擁有的「政治實力」，竟然不遜於檯面上的公職，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難道勞工階級的實力已經在民進黨內獲得重視？民進黨不再是只喊「台獨」的政黨，也開始正視階級矛盾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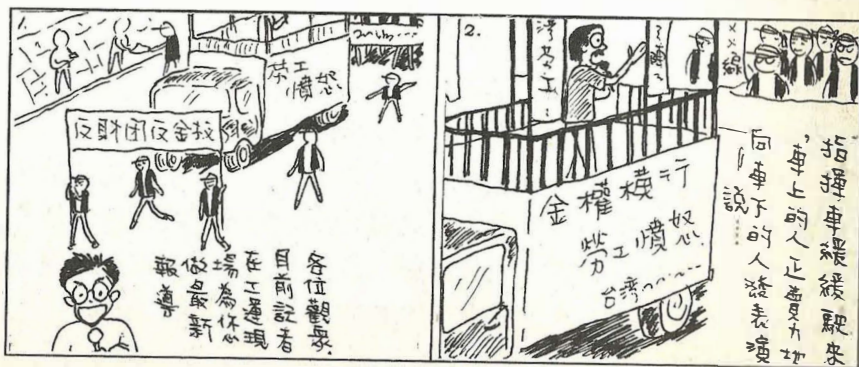
派系擺中間，工人皆可拋？

其實民進黨依舊故我，而揚言不會競選公職，矢志籌組階級政黨的Jan，自行「破功」參選的理由很簡單，也令人為其扼腕。初始他表示不願代表新潮流及台獨聯盟的兩股勢力及人馬為爭奪此一提名致使勞陣分裂，故接受另一新潮流「大老」邱義仁建議參選；繼而在面對各地工會幹部的質疑時，也僅是再三強調他將以「運動型公職」自居，並且影射某現任勞工立委不會把握立法院這個舞台，言下頗有「恨鐵不成鋼」、「捨我其誰」之意。

綜觀 Jan 的說法，他其實赤裸裸地暴露了目前社運團體長期存在的不少矛盾及問題；無怪乎他在做如此重大的抉擇時，招致「落入窠臼」的懷疑及沒有階級思考的批評！

勞陣長期從事基層及自主工會的经营，並積極開拓工運發展的空間，Jan 的運籌帷幄功不可沒，也建立其在工運界舉足輕重的聲望，更是年輕、左傾的學運及社運份子認為可以併肩合作的對象。但是長久以來，社運團體總被譏評為民進黨的「次級團體」，雖然這些團體一再宣稱其運作自主獨立，不受任何黨派操控，但是事實卻擺在眼前。以勞陣為例，Jan 不諱言「民進黨的公職也有關說勞資糾紛！」，並要求工作人員以等距離的態度對待各黨派；言猶在耳，我們卻體驗了勞陣派系傾軋，不能容納異己的情況，甚至 Jan 的參選是派系提名，而非勞工力量受到重視的結果！

無可否認，有幾位站在勞工立場的公職協助工運的發展有其必要；但是勞陣要推薦何人甚至為其助選，使其進入議會，不該以有意願者所屬黨派，或其有否當選機會為考慮重點。因為這樣的思考會導致有派系支持，以個人魅力取勝的社運菁英有機會參選，卻未必以運動議題為參選主軸，反而強調其豐沛的人脈關係



及政治實力，這是我們不以為然且深以為憂的！

頭人政治，頭家心態？

再者，目前各社運團體普遍存在「寡頭」領導的弊病，亦即以組織領導者個人喜惡來決定該組織的階段目標、運動議題和策略、結盟團體，甚至日常的辦公事務！此次 Jan 的參選，若對照其前後的態度（籌組階級政黨→接受派系提名），不免令人有昨是今非的錯愕；這種現象說穿了，就是組織領導者僅憑個人的政治立場及運動經驗考量，自行決定與什麼團體合作，選擇什麼運動議題，然後再交由工作人員執行，或動員基層配合，工作會議、執委會或會員大會通常僅能扮演「背書」的功能。甚至以組織名義所籌募的資源，及建立的合作管道，也並非為「公共財」，可以用民主、公平的方式為組織成員所用，而是完全操控在領導者手中，用以作為與其他團體談判的籌碼，旁人無置喙餘地！所以，唯有避開政黨派系的糾葛及操控，創造各社運團體連結合作、資源流通的空間，不再以某政黨的「次級團體」或「國會研究室」自居，才是社會運動發展能否跳脫僵局的當務之急。

誰最浪漫？

我們憂心社運人士各憑其黨派力量往政治部門集中發展，除



了累積個人政治資源及人脈，對於牽涉階級利益的預算、法案能否在議會通過，就算據理力爭，仍是「人微言輕」；倘若與黨意不合，也只能個人表態，當個「放炮」的角色，毫無實質意義。環顧如此惡質的政治生態，這般浪漫的「政治評估」早該破滅，畢竟「與虎謀皮」是不可能的事！唯有繼續組織經營基層，茁壯人民力量，同時提出具體政治主張，戳破當權者虛偽的面具，才有可能建立一個資源均享、公平正義的社會！

Jan 常說我們這些年輕人太浪漫，但是，我們反過頭來要問：這種「與虎謀皮」的打算，是不是更天真？

勞工立委—— 鐵錘勇戰金蟑螂？！

若代表勞工在政治部門戰鬥的民意代表，係依賴黨派運作而當選，缺乏選舉中組織基層勞工、爭取階級認同的過程，甚至沒有實力堅強的勞工基層組織與之緊密互動時，其所能扮演的功能是有限的，而這無關個人能力好壞。藉由方來進立委的例子，也給目前及未來有志進軍國會的同志，一個省思的機會。

從臺灣解嚴前後、工運開始蓬勃興起至今，不斷有許多工運菁英投入民意代表的選舉。其中最受人矚目的當屬出身基層工會、曾任勞工陣線主席的方來進，其在民進黨新潮流系統的支持下，當選該黨二屆立委的不分區代表。這席勞工立委，背負了許多自主性勞工的期許，也成為「工運政治化」的象徵，許多勞工朋友都曾以為「工人出頭天了」。

方來進以其從事多年工運的經歷，在工人團體中獲得相當程度的肯定；而其在立院中亦表現出對於勞工議題的嫻熟、工人立場的堅持，並在工人團體抗爭時給與幫助，足堪稱為「勞工立委」。

孤臣無力可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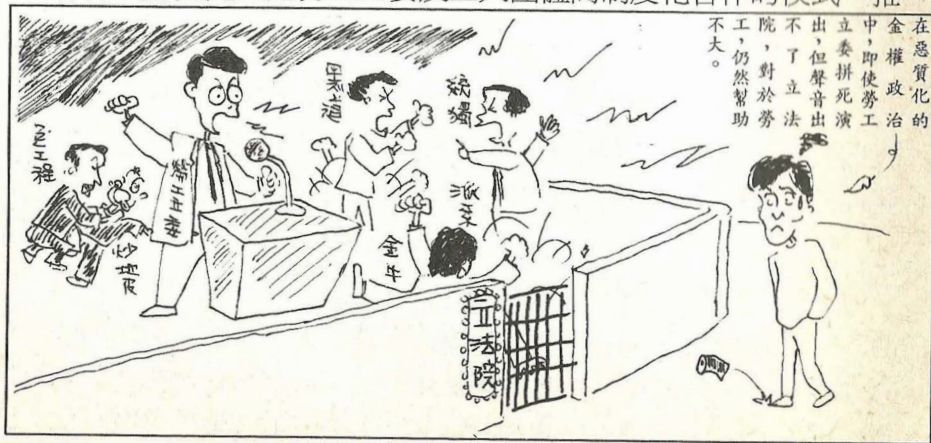
然就國會與勞工群眾的互動觀之，許多勞工議題在有技巧的議事運作下，單憑勞工立委一人聲嘶力竭，根本無法達到勞工集體力量影響國家政策的目的，其關鍵即在於兩者間缺乏實質的聯

繫力量。

當國會接收到各行政部門政策走向的訊息、各黨派檯面上下的運作，及各方團體的訴求時，勞工立委應該將這些資訊帶回哪裡，作為工運分析、評估的參考，這是問題之一。

以方來進擔任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時為例，召委有排定法案送審的權利，其中勞委會施政報告、勞基法第三條擴大適用範圍、工會法、就業服務法、勞保條例等修正案，均是重要的勞工議題。但是，立院內外並沒有互相配合造勢，引發媒體及勞工的關注，相當可惜，而要藉此勞工議題的推動，以啟發勞工意識的成效就無法突顯。

勞工政策的推動，不論失敗或成功都是啟發勞工意識最好的教材，但出不了立法院就失去意義。然而若缺乏一個工運組織來擔任政策修訂的工作，光靠國會辦公室閉門造車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沒有工運組織制衡的勞工立委，也等於缺少監督的力量，沒有一個具體指標來檢證其作法是否需要修正。其實，完整的運作方式應是建立起勞工立委及工人團體間制度化合作的模式，推



動勞工立委成形的勞工陣線應當負起這樣的責任。

組織性整體參與的不足

在現階段行政部門及法律體系普遍漠視勞工的心態下，透過政治力量的影響解決勞資抗爭，仍是目前勞工最普遍採行的方式。但是，除非有勞資抗爭，否則勞工立委平常與群眾並沒有太多聯繫的機會；而在「越多民代幫忙越有利」的心態下，勞工立委也只是立法院諸多立委之一，抗爭群眾其實仍不脫將立法院視為「陳情中心」的傳統看法。這反應了一個事實，現在這一席勞工立委難以代表勞工的集體意志；尤其透過民進黨不分區席位，而進入國會的派系分贓方式，已缺少選舉過程中，選民對於候選人的認同與期許，更重要的是，缺少了組織性的整體參與。

而對於國會來說，由於沒有工運組織幫忙勞工立委匯集勞工的意見，作為推動政策的基礎，勞工立委只有靠來自個別勞工團體的訊息及對於政策的意見，東拼西湊，據以問政。但囿於各工會規模的不同，唯一如此做到的只有電信工會（其不定期的傳真工會活動資料及新聞稿）；此外只有靠人脈關係，亦即勞工團體與國會議員熟悉與否。這樣不僅讓人質疑勞工立委淪於只是幾個友好勞工團體的勞工立委，更造成有限的工運資源分配不均。

勞工團體政治化的差異

勞工立委在面對各股勞工勢力尚有一特別的現象，即各工會、工運團體間既有政治脈絡及對於路線思考的差異。許多早期及目前檯面上的工運前輩或菁英，事實上是由政治反對運動中啟蒙的，由於國民黨官資一體，反政治壓迫也等於反資本家的壓迫。因此許多工運菁英早在未投入工運領域前已先參與黨外的政治運作，包括幫忙選舉、參與黨務、加入派系等。面對政治，勞工不

僅用工人的立場思考，亦會用「人脈」、「派系」來思考問題，因此就無可避免地捲入黨派的政治鬥爭，造成彼此衝突，反而削弱了勞工的力量；而有些工會則是採取「等距離外交」的政治態度。這反應了勞工團體對於工運與政治並無共識；然而，更令人憂心的是工運團體間也不存在良性的對話及交流。

對於勞工立委來說，這個現象影響國會辦公室與各工人團體之間的互動。因此，國會中所推動進行的勞工政策，乃至於社會面、經濟面、及分配面的公共政策之討論與成形，也略顯廣度及深度之不足。

解決問題——勞工不能缺席

政治部門自有其令人眩惑之處——資源累積迅速、媒體注目的焦點。然以個人式的上升到政治部門，成為勞工的代言人，此一方式是否對於勞工的未來更有幫助？這涉及到對於工人的期許是放在哪裡：是急於給予他們一個更好生活的空間？或是啓發勞工意識？或是透過政治部門輸出更多資源，並累積勞工政治實力？也涉及到對於工運資源是否充分地評估，以及工人的政治意識養成的實際運作，工運及政治部門如何連結的問題，更涉及到勞工到底是藉由何種力量上升到政治部門。

方來進的勞工立委經驗顯示我們對於「工運政治化」的操作仍未成熟，基層組織、意識啓發的工作不足，政治與運動之間如何連結的機制沒有建立是問題所在。勞工立委的國會經驗論成敗並不那麼重要，因為實踐了才有檢討的空間，修正的基礎。更重要的是需要所有的勞工朋友對於此一經驗共同來討論與反省。

走出自己的路—— 三黨勞工立場總批判

勞工票源是各政黨欲爭奪的選票，但往往選後勞工就只有旁邊涼快的份。如何匯集勞工的力量，不再引頸企盼三黨的施捨，一舉戳破那些虛情假意的政治保證，才是我們的政治態度。牛皮讓政客去吹，勞工要走自己的路。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的時候，一個電視節目的主持人問傅柯（Michel Foucault）：「您為什麼對政治這麼有興趣？」這位被稱為「當代心臟」的大師反詰道：「我不該嗎？政治對於我們的存在可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若是連這樣的問題都引不起我的興趣，那我豈不瞎極、聾極、蠢極了嗎？……我們生活的本質，畢竟是由我們棲身於其中的社會之政治運作所構成的。」

因為政治的影響力是這樣的大，我們就有必要好好地理解台灣的政治現狀。一般把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政治稱之為「政黨政治」，所以我們應該檢查一下台灣現有國民黨、民進黨及新黨和勞工運動的關係。



因為政治的影響力是這樣的大，我們就有必要好好地理解台灣的政治現狀。一般把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政治稱之為「政黨政治」，所以我們應該檢查一下台灣現有國民黨、民進黨及新黨和勞工運動的關係。

不可救藥的國民黨

在腥風血雨中成

長的國民黨，是台灣目前唯一曾經屠殺人民的政黨。儘管這個政黨過去在中國被共產黨三振連連，但挾著龐大的軍事力量來台後，在這個島上卻是安打連連。由於在中國潰敗的經驗，使得它對台灣的控制無所不用其極：凡是能殺的就殺，殺不了的就抓，抓不完的就禁。因此，台灣獲得全世界最久的戒嚴體制和數不完的禁令（報禁、黨禁……），設有黑牢關了數不盡的政治犯，飄盪著白色恐怖下的受難冤魂，以及歸不得家門的黑名單人士。

國民黨對於勞工運動，更是存有戒心。在政治上，進行勞動體制的外部干預：一、法律、政策以國民黨黨意為依歸，勞工的權益則屬於次要。例如《戒嚴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國家總動員法》、《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爭議處理法》、《工會法》……等等，嚴格限制或禁止勞工的集會、結社、怠工、罷工、請願等權利。二、縱使有些法令有利於勞工，但只有法律形式，並未具體落實。三、行政官僚的決策過程，總是偏袒資方，經濟政策則是以國民黨—資本案聯盟的利益為優先考慮。

在勞動現場，國民黨細緻地進行內部干預：一、直接用黨的組織發展為工會。二、如果發起組織工會的是一般民眾，則要國民黨黨員介入操作。三、如果已經有工會，則吸收既有的工會幹部成為黨員。四、由黨員取得工會的領導權。另一方面，除了國民黨組織外，在中、大型企業的人事單位，還設置人二室，俗稱「人二仔」或「爪耙仔」。人二室的成員通常具有情治人員的身分，專門注意每個員工的一舉一動，觀察是否有反政府、反國民黨或反管理階層的言行，然後建立所謂的「安全資料」，影響員工的升遷。

總之，國民黨對勞工的控制是緊迫盯人、無微不至的。

解嚴後，國民黨威權體制鬆動，使得許多本土財閥成為政治上的新權貴。為了鞏固政權，國民黨更加肉麻地擁抱這些土財主：在稅制上，大開減稅免稅之門；在政策上，更赤裸地圖利財閥；在經濟上，拍賣公營事業給財閥；在選舉上，則勾結地方派系、拉攏／借用黑道勢力。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從《獎勵投資條例》到《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借屍還魂，從《全民健保法》到謝十八條版《勞基法》的剝皮酷刑，從《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到高爾夫球場的賤賣國產，國民黨無不露出它的虎口獠牙，威脅勞工階級，粉碎公平正義。

老虎畢竟是老虎，國民黨畢竟是國民黨；與虎謀皮是不智的，而相信國民黨在解嚴後會洗心革面，則更為不智！

不知長進的民進黨

這幾年來，不少人都覺得民進黨變了，變得愈來愈像國民黨！這個在台灣人民含淚中期盼，在台灣人民疼惜中成長的反對黨，被人下這種評語，實在是很悲哀的事。有一句話說「武大郎玩鳥——什麼人玩什麼鳥」；有什麼樣的執政黨，出什麼樣的反對黨。民進黨成立了九年，搞到只是武大郎（國民黨）的一隻鳥，真是可憐！

難怪人們喜歡唱「黃昏的故鄉」。當這首歌聲響起的時候，彷彿回到當年的革命氛圍，過去的堅定和決絕、希望和理想、勇氣和情誼，恰成反對運動揮之不去的鄉愁，往事歷歷在目，卻是過往雲煙！為什麼從前誓與廣大的弱勢人民站同一陣線的黨，倒頭來卻與國民黨稱兄道弟，難道真是「小弟莫話大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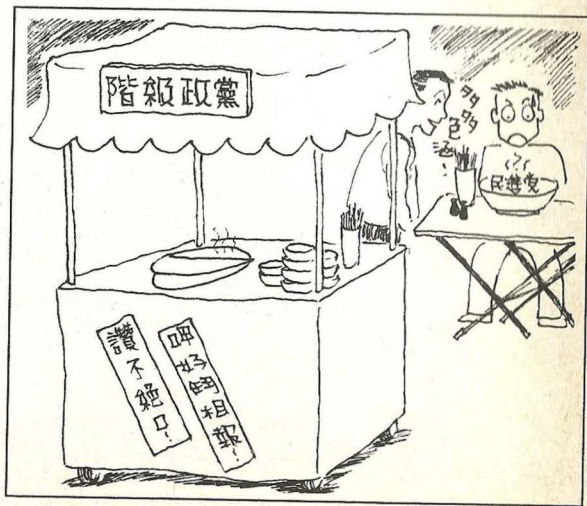
當代的歷史社會學家摩爾（Barrington Moore）曾指出，中共當年對國民黨的反抗中，同時已經把對方的利益相對應地納進來，而這正是當今中共腐敗的根源之一。同樣的，我們發現民進

黨也是如此。在民進黨與國民黨的鬥爭過程中，不斷地把國民黨既有的利益相對地納入進來，諸如關說、作秀、地方派系的交換、宮廷的機詐權術、勾結財團資本家……等等，凡是國民黨穩固其既得利益的低招敗術，民進黨也相對地如法炮製，納為己有。摩爾於是建議，反對黨如果要有未來，「則必須在納入對方的利益時，做批判理性之關照」。

但民進黨沒有。

是以，黨綱上的漂亮文字僅止於文字，勞工議題（如生產民主制）的實踐也遙遙無期。基本上，民進黨菁英（公職人員、高層黨工、派系核心等等）對於勞工議題、工運的態度，可以分成兩種。第一種佔大多數，即不聞不問，即便民進黨的得票多來自工人階層，他們也不去理會工人議題；但有時候會利用勞工議題，其目的不是啓蒙工人，壯大工運。第二種和勞工有直接的關係，是積極參與工運的草根組織工作者；但現在的堅決與理想卻越來越模糊、脆弱，所走的路也離工運越來越遙遠。為什麼呢？

這只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過去的參與和投入，只是為了以工運做個人政治的墊腳石，藉由工運工作者的形象來獲取道德上的光環，然後利用工人來獲取選票，選上後揚長而去，這種叫做「詐欺」，是典型的政



客。如同黑道參選是漂白身分，民進黨內有些流派則用社會運動的經歷裝飾身分，以利選舉。另一種可能是，過去的獻身是真誠的，其熱忱也是感人的，其運動更有理念信念支撐，後來以「進入政治部門影響勞工政策」為由投入選舉，選上後飛上枝頭變鳳凰，與工運日漸走遠，這種叫做「背叛」。

民進黨高層菁英曾主動「關心」勞工事務的，不是詐欺就是背叛，真是可恥啊！

不知所云的新黨

新黨是老國民黨基因突變而分出來的都會型政黨，也是武大郎的另一隻鳥，成立至今短短兩年，對於勞工運動與勞工事務一向不予關心，過去和國民黨同為一體，是壓迫台灣工人的共犯。總的來說，新黨毫無明顯的政策主張，唯一凸顯的政治行動是打倒李登輝，此外一無所有。

新黨口口聲聲說站在小市民的立場，但回顧過去歷史，新黨菁英在國民黨內是政治金童，是媒體寵兒，是新生代明星，在那麼好的位置上總不見他們為小市民與勞工大聲疾呼，也未曾對島內的勞工運動大力支援，如今卻忽然站在小市民的立場，豈不怪哉？現在，新黨成立了，他們有對過去的敗德惡行感到歉意嗎？沒有！完全沒有！那它所謂的小市民立場是什麼？說穿了，就只有新黨決策菁英的少數外省人罷了！

牛皮讓政客去吹吧，勞工要走自己的路！

面對詭譎多變的台灣政治，面對政黨豔麗絢爛的美麗口號，馬克思的一句話，是值得警惕在心的：

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
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

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當號稱全民的政黨宣稱一切為人民的時候，總是用金碧輝煌的說詞來包裝自己的私利，這些看似理想的政綱，事實上是只能說而不會做的。俗話說「真金不怕火煉」，工運就是檢驗政黨的煉爐；結果在火煉之下，上述三黨一一現出原形，成了一堆褪色的金牛、金光黨和金龜子！

台灣最討人厭的一種謊言，就是政客解釋自己不是金牛、金光黨和金龜子的理由；我們勞工沒有耐心再接受他們毫無信用的新保證，也沒有必要再為他們的利益抬轎。——牛皮讓他們去吹吧，勞工要走自己的路！

作為一個運動的戰場 ——工人參選

工人參選是工運不可避免的課題，而透過參選，也提供了勞工議題攤於政治檯面討論的機會，甚至有權決定國家政策。但如何參選決卻決定了上述想法能否有效發揮力量，究竟我們是要透過參選，組織動員工人群眾，累積工人政治實力，爭取階級認同；還是要屈從現有選舉遊戲，而喪失勞工立場……

當代的階級鬥爭，事實上不再侷限於經濟領域的鬥爭之中，不再僅是環繞著廠場的範圍，跟資方鬥個你死我活，爭取勞工該有的權益。無論是透過法律條文來規範勞資關係——如勞基法、工會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等，或是經由制定社會政策來分配經濟果實——如勞工住宅、全民健保等，國家早已深深地介入到勞資關係之中，將階級鬥爭的重點由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所以，勞工在政治鬥爭中的成敗，直接地影響了勞資雙方力量的對比，與勞工所享權益的多寡；因此，在政治領域中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對勞工運動來說相當重要，絕對不可輕忽。「工人參選」的問題，於是成為近年來台灣勞工運動越來越關注的問題。

政治鬥爭強強滾，工人不應袖手觀

這個原因是因為選舉的過程在當代的民主社會中，有兩個重要的功能是從事工人運動所不能忽視的：

第一，民主選舉為工人運動提供了直接參與決定國家政策的重要管道。透過工人參選，將有關勞工的議題公開地攤於檯面上討論，勞工得以發揮政治影響力，進而凝聚集體的力量推動制定有利於勞工的政策，工人運動能夠透過參選取得一定的成果。

第二，選舉的過程本身就是組織選民以獲取選票的支持。台灣這幾年的大選一再重複地使用統獨與族群的動員策略，選民在這樣的選舉過程中，也漸漸地以統獨與族群的劃分被組織起來，並進而認同「是不是台灣人或中國人」、「支不支持獨立或統一」的劃分。因此，工人運動介入選舉，能夠提供另一種劃分方式——階級，在選舉的動員過程中，以階級來組織選民，讓選民以階級的立場來看待自己、看待社會，支持對工人有利的政策，這對工人運動的推展來說，是一大幫助。

因此，工人參選是推動工運的一種重要方式，台灣雖然有八百萬的工人，但是工人的身分只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要讓工人形成工人階級的認同，進而為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打拚，必須透過持續不斷的組織與動員，才能夠將工人的力量發揮出來。因此，除了工會在經濟領域的鬥爭外，工人絕不能在選舉的過程中缺席，否則只是將階級鬥爭的政治領域拱手讓人，讓資方任意地影響國家、予取予求；而且，更喪失了利用選舉組織工人、形成工人階級認同的機會，對工人來說，這樣做一點好處都沒有。

工運政治化——拒當花瓶、謝絕騙票

然而，反省解嚴以來，台灣工人參與選舉過程的方式，可分為下列三種：

第一、當候選人的轎夫，尋找政治上的代言人代表勞工發言。

這種方式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因為候選人在選舉期間亂開支票，口頭說堅持勞工立場，為勞工打拚，一旦選上，馬上嘴臉一變，靠向資方，這種情形在台灣已經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事。因此，勞工想要透過選擇代言人的方式在政治領域發揮影響力，只能是有限度的、不可靠的，結果往往是勞工賣命支持一個候選人當選，當選後反而出賣勞工，這對工人運動是一大傷害。

第二、透過不分區的方式代表勞工出線。

不分區代表的產生由於只侷限在黨內，於是變成黨內派系分贓的過程，勞工在不分區的選舉過程中並沒有被積極地組織、動員，這樣的勞工不分區代表其實是靠派系力量才能當選，勞工的政治力量只是被政黨利用來妝點門面，充當政黨的花瓶，並不具有真正的實力。宣稱反對公營事業民營化的 Jan，這次透過新潮流系的力量當選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日後面對要「全民分股票」的黨內同志，若要堅持反民營化的立場，將不知要如何向同樣贊成民營化的新潮流交代，這樣的勞工不分區代表，實在是一種錯亂。換句話說，勞工意圖透過不分區的方式來表達政治實力，表面上是擁有自己的代表，然而到頭來只是春夢一場。

第三、勞工在區域或基層選舉中參選。

解嚴以來，有十餘位工運人士或工會幹部曾參選立委、縣議員等區域或基層的選舉，除了臺汽工會的吳福田因新潮流支持選上宜蘭縣議員外，其餘都是落選。這些落選的人，除了羅英文在參選國代時獲得宗親的支持，拿到一萬多票外，其他人的得票數與得票率都不高，且與當選票數有相當的差距。這種參選方式必須直接面對選民，動員選票支持，因此最能夠直接檢驗工運的基層實力；以目前的狀況來說，工運的基層實力是相當薄弱的。在

基層實力薄弱的情況下，勞工參選就得依附派系或是宗親，但是在選舉的過程中模糊掉勞工身分，意味著當選後的勞工立場也將會是模糊的，這樣的參選就算選贏對工運也沒有好處。

總之，必須將參選也當作是運動方式的一種，不管一時的成敗，只要堅持勞工立場，就能在選舉的過程中不斷地嘗試以階級的觀點來組織選民，形成台灣工人的階級認同，這樣才是累積勞工運動成果的參選方式。



現階段勞工運動的政治路線 ——建立勞工階級聯合戰線

勞工運動的目標，是要集結更大的力量，向資產階級統治者挑戰。尊重各團體獨立自主運作的事實，不再互揭瘡疤，嘗試在階級議題上結盟合作，建立階級聯合戰線，迎戰金權政治，才是工運發展的重要課題！

向目前混亂、零散的工運現狀過渡

源於歷史糾葛及統獨之爭等淵源，臺灣工運團體及各自主工會，大致分成統派勞動黨、不統不獨的工委會及獨派的勞工陣線三大系統；從實質上而言，三股主要工運勢力尚不足以成為社會上獨立的政治力量，仍只是向政治舞臺上的政治明星討價還價的「壓力團體」。

而各地的基層工會，大部分仍停留在經濟鬥爭的「廠場工會」階段，各種工會聯合組織仍處於零散而新生的階段；面對日形強大的財團及金權壟斷勢力，顯然工運也到了調整發展腳步的反省時機。

工人運動在逐漸適應「李連體制」而頻頻動員，且展現一定組織實力及抗爭強度的同時，面對沒有工人席位的資產階級政治舞臺（美其名為「政黨政治」、「民意政治」，實則為「分贓政治」、「黑金政治」），目前的工運顯得力量分散、路線模糊分歧而腳步散漫。光表示國家認同的立場，辯論抗爭手段的妥當性，

或比較動員的情況，媒體造勢效果等等，並不算什麼高明的「路線之爭」。

各工運團體倒是該把各自的立場、主張、組織及政治路線提得更明確清楚，而且不是以少數人的言語和文字辯論為之，應該深入到基層進行群眾性討論和爭辯！工運是勞工階級的集體志業，豈可讓少數工運菁英人士操控，而排斥更多勞工的參與；就算傳教士也得聽聽教徒的反應，更何況工運是工人群眾的運動，應該將現在面臨的工運課題「下放」到工人中進行討論。

面對日趨鞏固的金權政治和資產階級選舉體制，採取街頭抗爭活動（無論柔性、剛性或理性），靠議題動員現有工運組織實力，只能挖東牆補西牆，消耗工人的熱情與工運的能量！

黨派內部形成勞工派、黨外壯大勞工草根組織

工運不可能脫離政治現實環境，工運不需要「政治駝鳥」，工運也不需要「過度政治化」，短視近利、甘受政治擺佈利用，喪失勞工階級立場的「工運附庸」和「工運花瓶」，不會比「御用工會」和「閹雞工會」好到哪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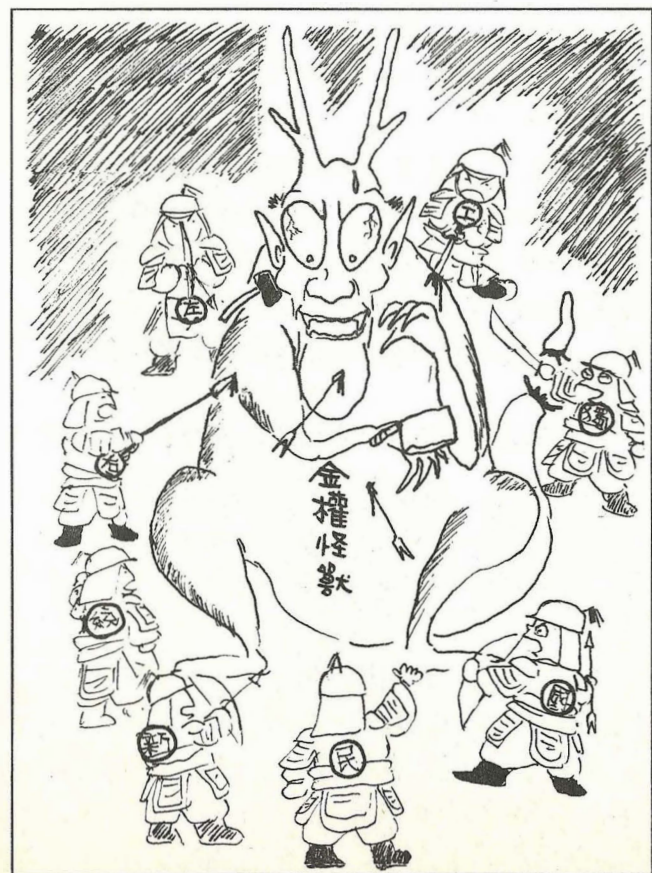
在各黨派內求生存發展的工運人士（泛指認同勞工階級立場，願為勞工利益及階級議題服務，具有黨派身分或色彩的人員），面對黨派利益和階級利益衝突時，要嘛妥協沈默，聽候安排並撿拾分贓利益，充當黨派的「工運尾巴」；或者，堅持階級立場，提出階級訴求，拉幫結派，在黨派內高舉階級大旗，開山立基成為既有黨派內的「勞工派」。

至於，不屬現有黨派的「黨外工運人士」，也不能迴避政治

問題，這不是一個可以「閉關自守」、「在自己房間喊爽！」就可以求得解放的世界。

臺灣工運界在理論和數據上擁有眾多的勞工群眾，在組織上卻僅有零散和稚嫩的工會基盤，缺乏強大而成熟的草根工運組織，面對財團的「金權攻勢」，這場「階級戰爭」需要強大的工運部隊；否則，工人就真的除了「枷鎖」，再也沒什麼可以和資本家比的了！

不分黨派，只要堅持勞工立場，形成階級聯合戰線，一齊砲打金權怪獸！



分進合擊；建立階級聯合戰線、迎戰金權政治

各工運團體和派系彼此攻擊，只會累積更多的恩怨，加深工運陣營內的敵對並分散工運的整體力量，然後讓勞工失望、讓資產階級偷笑，讓金權政治更猖狂！

異中求同、分進合擊，突出階級訴求、挑戰財團、粉碎金權政治，這應該是不同工運派別都可以接受的公約數吧！財團和金權才是主要的階級敵人，「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事蹟，沒有必要在工運界創造範例。

既然目前「誰也不服誰」，不必勉強要求形式上的團結，以免團結不成反而更對立。只要堅持勞工階級立場，願同勞工鬥財團，都是盟友，都可以各自決定合作的方式和態度，只要對抗目標是瞄準金權體制即可。至於「工運界內部矛盾」，可以透過更多、更清楚、更細緻的對話、討論、辯論等方式，爭取勞工群眾的認同；對外則無須強求行動一致，只要大方向相同，可以分進合擊，以階級聯合戰線的方式迎戰金權體制、對抗資產階級。

各派在組織上仍獨立自主運作並互相尊重

在階級聯合戰線內部，各派別仍維持組織獨立、各自運作，而且減少對線內盟友的攻擊，培養互相尊重、支援合作的默契；槍口一致對外，將攻擊火力對準主要敵人。

此外，在意識型態、路線思考、策略運用、組織運作、人脈經驗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各派別都不能用「壓制討論、掩飾差別」的方式相處，可以「大鳴大放」，以公開討論的方式提出各自的主張，藉由「批評與接受批判」的方式，形成民主的公共論壇。

在聯合戰線內，各派別免不了會「既聯合又鬥爭」，只要彼此遵守而勞工群眾允許，在不逾越階級立場這條界限，既然「誰也不怕誰」，產生分歧和紛爭，也是可以預見卻又無法也沒必要防止的。

各勞工派在階級議題上合作結盟

以「全民健保」抗爭為例，各工運團體在議題主張上，並沒有根本立場上的差別，有的只是抗爭策略及手法的明顯分歧；至於對三黨各派的政治態度等歧異，早就暗潮洶湧了，這些爭執衝突，並不妨礙各團體在工運議題上的開疆拓土。而且現階段工運各自為政、分進合擊的方式，若能減少互相較勁、意氣之爭的成分，倒是階級聯合戰線的具體實驗。

無論是勞動法令「修法抗爭」，勞工權益的「工會抗爭」，國家政策的「反民營化」或「反金權」、「反錢保」，各團體間的差異顯然就微小的讓外界難以分辨。就算「各懷鬼胎」吧！在階級議題及工運訴求上，各團體間也難於區隔彼此，只能視情況合作而「各取所需」。

學習合作、減少對抗，透過長期的議題合作，遠比短期運動資源的競逐鬥爭，對各方更有利；而且，在議題上的充分合作，既可以壯大工運聲勢，也可以資源分享互援，避免「損人不利己」的惡鬥。

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

讓階級聯合戰線形成、發展並鞏固，讓財團發抖，讓主要黨派不知所措吧！

形成以勞工階級為主體的聯合戰線，在政治上與各黨派區隔，讓階級力量和階級訴求躍升政治舞臺，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是臺灣工運無法迴避的歷史課題。要擺脫臺灣工人任人宰割或等待施捨的奴役狀態，工運須成為社會上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讓勞工階級登上政治舞臺，與其他勢力抗衡，成為歷史的主角、社會的主人。

形成有力的階級組織，不能走跳躍和投機的路徑

這幾年關於「階級政黨」的討論不少，但要「如何組黨」的疑問很多，而就連「紙上作業」的具體答案卻很少、不具體、不完整。

是要拉攏各黨派「進步公職」帶槍投靠，利用「菁英結合、向下動員」的方式，走「中國新黨模式」？

還是與各政黨保持距離，拒絕現有的政治遊戲規則，努力拓展工會運動，走「工團主義」模式？

或者，形成階級聯合戰線、發展獨立的工運政治力量，籌組有影響力的階級政黨，走歐洲「社民黨或工黨」模式？

希望熱心工運人士，把路線圖畫清楚，多一點路線討論、少一些派系恩怨，讓臺灣勞工群眾自己選擇怎麼走。

朝向一個反資本主義的 草根社運聯盟

在資本主義競爭分化的運作邏輯中，反資本主義是社運組織間一個可能的結盟目標，推倒資本主義在經濟及政治上壟斷的地位，沒有誰領導誰、沒有大吃小的問題，新的體制才可望出現平等多元的可能性，才足以應付各種不同團體間的矛盾問題。

自由主義的神話

目前台灣的主政者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其特色是以私有財產制為基礎的自由競爭市場，一切勞動幾乎都被商品化，然後在市場中進行交換；且交換與競爭以利潤的極大化為原則，哪邊可以得到最大利潤，資本就向哪邊集中，利潤太低則被淘汰。

因為競爭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制的基礎之上，所以一開始就是不公平的。有生產工具、有資產的人可以利用既有優勢進行資本累積，沒有資產的人永遠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務以換取薪水維生。

在經濟上與其相適應的是政治的代議民主制，基本原理是每個公民都有一票、票票等值，公民以自己的一票選出行政首長處理實際政務，並選出民意代表監督行政單位。代議民主宣稱，透過定期改選的方式，政治人物必定能夠反映民意。

乍看之下，每個人都有相等的一票，遊戲規則似乎是公平的，

但經濟上的不平等註定了政治上的平等只是假象。雖然每個人都有一票，有錢人卻可以靠買票當選；即使不買票，選舉也需要花費大量金錢，根本不是靠薪水維生的勞工階級可以負擔的。所以，最後能夠當選的，大多是有錢的資產階級，或是其幕後支持的人。

資本主義的不平等造成代議民主的假平等

雖然代議民主宣稱自己代表的是全民民主，但一人一票不過是合法化政治權力的形式假平等，定期改選也只是經濟既得利益者取得政治權力的工具而已。在經濟不平等的狀況下，代議民主其實是資產階級民主，它並不能反映社會一般成員的民意，它是由上而下的威權領導，因為政治人物已與人民群眾分離；且因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來自於經濟優勢，當他們在取得政治權力後，還會回過頭來鞏固其資本累積的利益。

代議民主因為無法反映社會一般成員的民意，以致近年來台灣各種社運組織陸續興起，諸如女性、原住民、環保、農民、勞工及社會福利團體等。社運組織看到代議民主的不足，所以採取制度外的政治行動，爭取自己的權益，這些權益和資本主義的利益相對立。

資本主義把勞動商品化，且追求極大利潤，致使生產過程盡量壓低成本，所以便不會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也不會關心汙染防治，甚至還利用勞工其他社會身分製造分化，從中壓低某些人的工資（女性比男性低、原住民比漢人低……），讓不同身分的勞工彼此處於競爭狀態，使勞工階級無法團結一致對抗資產階級。至於無法進入勞動市場的人（某些婦女、老人、殘障或失業者等），則是根本不能得到報酬。

所以每次社運組織爭取權益時，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便會以影響投資意願、增加國家財政負擔等理由來推托，因為維護人民的基本權益（諸如提升勞動條件、改變生產關係、增加社會福利等），在在都會提高生產成本，甚至威脅勞動商品化的邏輯，的確阻礙了資本的累積。

但代議民主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畢竟提供了改變現狀的契機。如果各個分散的社運組織把力量集中起來，我們會發現在上位的既得利益者其實只是少數。唯有聯盟的力量，才可望在有缺陷的代議民主中殺出一條生路來，並進而改變資本主義這個不良的經濟體制。

朝向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草根社運聯盟

我們在此無意說目前不同社運組織間毫無矛盾，我們也無意說資本主義是所有社運組織唯一的敵人，我們的意思只是要試著指出：資本主義及其衍生而出的代議民主，它造就了資產階級在經濟及政治上的優勢，相對地造成一般人民在經濟及政治上的弱勢，並壓縮後者在社會文化上可伸展的空間；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各個社運組織只是各自運作，必然會成為各種市場上的資源競爭者，再次陷入資本主義的陷阱，而無法有效逆轉現有弱勢。

因此，結盟是必須的，而反資本主義是社運組織間一個可能的結盟目標。推倒資本主義在經濟及政治上的壟斷地位後，新的體制才可望有各種平等多元的可能性，也才足以應付各種不同團體間的矛盾問題。

但如果說現有組織間可能存在潛在矛盾的話，那結盟的基礎何在、平等多元的新體制又如何可能建立呢？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應回到各個社運組織自身上，唯有各個團體都朝向草根組織經營

的方向發展，採行由下而上的民主，使組織決策過程和基層群眾能夠相結合，結盟才會成功。

這是因為人民群眾同時具有各種不同的社會身分，人民自己知道長期而言怎樣是對自己最好的，讓人民自己來決定，去除政治的代理人，各個組織才不會以自己的短期利益為本位，而以整體的永續共存為考量。這不但是政治上進步的另一種民主，也唯有如此，平等多元的新體制才得以在互動中實踐，以取代盲目追求經濟成長、無限耗費自然資源的自殺式資本主義！



往社會民主政黨的路上 前進！

要改變社會體質，翻動資本主義運作體制，期待現有三黨是不可能的。結合進步的社運力量，分進合擊、烽火遍野，根除社會壓迫的根源，撼動醜惡的統治集團，朝社會民主政黨邁進，才是我們要走的路。

認清我們的敵人，尋找我們的同志

近幾年來，工人階級逐漸從自力救濟式的「經濟鬥爭」，主動地介入國家政策的制定（如「反賤保」、「反公營事業民營化」），在這個政治化的過程中，工人階級越來越清楚地發現到，我們在政治上是缺乏代言人的，是三黨拿來賞玩的布偶罷了！

催生一個主張社會民主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包含工人力量的新興政黨（這個黨不能只是階級政黨！），已經是工人階級現階段無可迴避的政治任務。組黨，不僅依靠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及階級聯合戰線的形成）；重要的是，面對資產階級和國家機器，要如何團結更多的同志，壯大我們的力量，才是當務之急。事實上，目前受到各種不同形式壓迫的弱勢群體，廣佈各地的草根群眾組織和社運團體，就是我們在政治上最需要團結的同盟者。

金權政治：社會壓迫的總根源

相對的，金權政治是工人階級的主要敵人。然而，金權政治不只是「官商勾結」、「黑金當道」、「分贓政治」，可以說，金權政治就是惡質的資本主義，就是資本家和統治者強加在被統治者身上的種種壓迫。

風起雲湧、烽火四起的社會運動就是最好的證明。

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以不同的方式反抗日益商品化的、非人性化的台灣社會。農民運動的興起，突顯了半世紀以來，執政當局剝削台灣農民的惡行；生態主義（環保）運動的發展，則對土地商品化，及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破壞自然人文生態，提出嚴厲的控訴；傳統的父權統治，藉由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保障，加深了對女性的控制和壓迫；原住民族在種族、階級、性別上瀕臨滅絕的危機，更是不可忽視的社會壓迫！簡單地說，現今種種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源，都來自於資本主義惡質化所孳生的金權政治。

讓社運成爲一股政治力量

資產階級政府爲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總是漠視日益惡化的階級矛盾，並且不惜一切鎮壓社會運動，這是他們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

所以要打倒金權政治、建立社會民主，唯有爭取社會各階層支持，結合進步的社運力量，推翻統治階級的任務才會成功。亦即讓社會運動成爲一股團結的社會／政治力量，才是我們唯一可走的道路。

勞陣在近兩年提出組織階級政黨的主張，環保團體最近也提出了建立「綠黨」的計畫。單一的社運團體組黨，力量十分薄弱，而且，社運團體彼此的政治立場未必一致，個別團體提早政黨化，只會加深各團體之間在政治上的分化和對立，反而削弱了社運的力量，白白地讓統治階級得了便宜。因此，如何凝聚社運的力量，讓各團體消弭彼此歧見，促成政治上的結盟，是現階段必須加緊進行的工作。

平等結盟，相互援助

再者，各社運團體政治化的步調不一。有的強調政策的重要性，對三黨既聯合又鬥爭；有的和個別政黨掛勾過深，沒有自主的政治立場；而有的根本沒有意識到集體政治鬥爭的重要性！大部分的社運團體對本身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一直缺乏自主的、清楚的反省，更別說各團體之間的理解和對話了。

因此，我們認爲各社運團體間必須開始進行廣泛的對話，釐清彼此對台灣社會發展的主張、社運的發展策略及對政黨的立場，瞭解各團體所從事運動的實質內容和目標等；使彼此的意識型態和政治立場得以對焦，逐漸形成共識，產生相互合作的基礎；並在平等結盟、相互援助的原則下，強化各團體的核心幹部組織，擴充草根性的群眾組織。藉著彼此的對話和結盟，讓許多衝突透過組織間內部的充分討論來加以解決，例如工運中勞工的工作權和反公害抗爭中居民生存權的衝突，社運中男性沙文主義和女性運動的矛盾。

社運的政治化不是大的社運力量吃掉小的力量，也不是製造另一種新的壓迫。重要的是，不同的社運團體如何在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基礎上理解彼此，並進而反省和改善各自的侷限和缺陷，讓社會運動成爲一股真正進步的政治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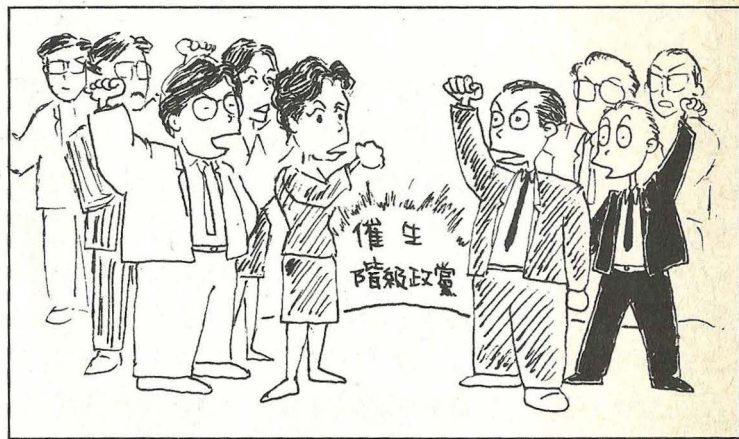
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一個反金權政治、反資本主義、集結各進步社運力量的社會民主政黨，不會平白無故形成。工人階級做為社運中最具組織性、動員力的一支隊伍，對工運（社運）政治化也累積了一定的思考，責無旁貸地成為社運團體邁向組黨過程中的觸媒，協助各社運團體建立溝通管道，並開展各個戰場上的組織工作。

組黨，不是成就少數人，黨的形成與發展必定是群眾集體的智慧，任何的社運頭人、政治菁英都不能取代我們改變自身命運的努力。

路，是要一齊開拓出來的，妄想坐直升機提早到達目的地的人，很可能會在中途發生空難的。

黨內勞工派。
要改造勞陣體質，除了加強內部組織實力，紮實勞工階級意識外，更應由勞陣公職人員，發起催生階級政黨的聲明，形成



建構一個堅實強壯的戰鬥基地 ——期待戰鬥力再造的勞工陣線

再多的理想、再多的口號，都必須集體的討論與具體的落實才經得起檢證；迴避問題與掩飾立場，只是消耗參與者的熱情與能量，結果是一場空。身為工運的灘頭堡，我們期待勞陣有更多新血加入，更多的想法在此衝擊，這是所有組織工作者要努力的！

台灣勞工陣線在催使原本渙散的工人群眾形成階級認同、產生階級意識的台灣勞工運動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亦是在可見的未來工運場域中集結力量的重要堡壘。

反省勞陣過往的實踐經驗，我們認為除了集結勞動群眾、啓蒙階級意識，勞陣必須深入思考其政治立場及運動路線，才能突破台灣政治現狀的瓶頸；亦即思考工人如何集體取得政治力量與國家機器鬥爭抗衡，甚而奪取國家機器。因此近年來，勞陣內部開始討論這個課題，並於1993年的總部代表大會，做成催生工人階級政黨的決議。

我們欣見勞陣有此進步性的主張，但主張的提出，並不代表所有的做法便躍浮檯面，因為這須經過不斷的討論及集體的思考才有實踐的可能。然而當我們面對現階段的勞陣，感到遺憾的是，階級政黨之於勞陣，如同一句口號般，雷聲大雨點小，我們既聽不到後面的討論亦看不到具體的做法，卻看到許多內部的問題……。

杜絕政治派系操作，去除全民政黨迷思

我們認為階級政黨的形，絕對要有強而有力的組織為基盤，而且須透過集體的運作才能達成。所以我們對於勞陣內部現階段高舉階級政黨的旗號，卻行取得個人政治力量之實，不禁對整體工運的發展——將勞陣視作階級政黨的前備基地，深覺憂心忡忡！

就台灣目前的工運生態及勞陣的主客觀環境觀之，勞工陣線仍是工運力量集中的灘頭堡！因此，如何強化勞陣機器、改造勞陣體質，使之確實成為工人階級政黨的前備基地，實是當務之急。因為在派系政治思考優於勞工階級思考的前提下，勞工主體性是無法彰顯出來的！

杜絕政治派系操作、去除全民政黨迷思的思考模式才是改造勞陣體質、建立階級政黨的根做法；而具體的做法，可從勞陣目前具有公職身分的成員做起。因為「公職」在目前的台灣最具社會號召力，而且身為勞陣的成員應該認同支持勞陣的主張，所以由勞陣的公職群共同發起支持勞陣之決議——催生階級政黨的聯

織的群策群力。
要打破組織內的菁英結構，需要組



署聲明，除能加強勞陣內部的共識力量，去除外界對勞陣組黨決心的疑慮，更可對外向社會大眾突顯集結階級力量的決心。

深化階級意識，紮實勞工實力

再者，強化勞陣組織機器、增強勞陣戰鬥力的主要利器，則是集體領導思考；亦即真正落實執評委會的決策功能，不致只淪為秘書處的橡皮圖章，才是組織民主的操作方式。而秘書長對待負責執行的組織工作者們應採平等、一視同仁的態度，不應以個人的好惡及政治人際關係作為其對待的原則。另外組織者之間良性的工作分工、想法及意識型態的充分溝通、工作情緒及困境的相互分享討論更應落實在每月一次的工作會議，透過彼此的交流協助以解決各自的瓶頸、難題及提高工作士氣。畢竟，從事工運的運動者在現階段的客觀環境中，是相當孤單與無援！

衡諸世界的勞工政黨，工人組織的自主強大是最主要的基礎與致力目標。勞陣未來的方向除深化階級意識、擴充工會組織實力外，如何避免一味地扶植工運「頭人」，以致資源掌控在少數人手中，亦是組織運作必須思考及克服的難題；而如何進一步透過個別的工會組織串聯形成更大型的聯合會模式以集結力量，及擺脫地方派系和政治山頭的操控，更是未來組黨時值得深思的課題。

我們始終深信，即使工人階級本身由資本主義關係形成，但它還是推翻資本主義最積極的力量！要建構未來公平、正義的社會藍圖，便須確切掌握勞工運動的路線方向，充實勞工運動的內容，並強化工運基地的戰備，建造一個戰鬥力旺盛與思考力澎湃的勞工陣線，這是我們與勞工朋友共同堅持的信念！讓我們為此戰鬥目標戮力邁進吧！

勞陣改造綱領

❖ 政治路線

1. 促成反金權政治的社運聯盟
2. 以進步的階級觀點批判三黨
3. 催生社會民主的階級政黨

❖ 組織路線

1. 堅持以階級立場出發的群眾性組織
2. 形成階級聯合戰線

❖ 反對菁英主義

1. 反對公職掛帥
2. 反對頭人現象

編後語—— 新亭對話



小冊子出版了。在得知 Jan 要代表新潮流參選，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提名後，除了錯愕與不解外，我們不斷地與各地熟識的勞工朋友討論、對話，並且密集地聚會，試圖有系統地思考未來的路線與實踐，以釐清眼前這團迷霧。在這期間，很多朋友給我們肯定與支持，更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讓我們有充足的戰力去面對這場鬥爭，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朋友對 Jan 參選之無奈與質疑。而某些人對於我們的抹黑與誤解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一笑置之。

我們相信，唯有正視問題的本質，提出路線與做法，集思廣益、具體實踐，才能壯大工運的實力，堅實工人的基礎。任何質疑個人誠信與道德的說法，都只是模糊的問題的焦點，讓派系問題更加紛亂而已。

藉由小冊子的出版，我們整理這段日子以來，參與工運的心得與感想。對於工運團體內部組織運作，現今工人參與政治狀況及工運政治化路線等問題，作了不少反省與檢討。當然是砲聲隆隆，但不真誠地面對自身的問題，又如何勇敢的走下去呢？希望目前甚至未來參與工運／社運的同志，也能正視目前運動團體內部菁英化、頭人化的問題，讓組織的運作能朝著群眾性組織橫向發展，路線的形成更能集結群體智慧縱向深入。

對於未來，我們堅持著勞工立場，不放棄任何戰場，更期望與社運各戰場的同志們對話、溝通，沒有主導權的問題，只有路線的討論與做法的實踐。而催生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政

黨，更是我們要提出討論與落實的。

沒有美麗空幻的藍圖、沒有「信我者得永生」的標榜，運動不是個人的專利品，也不需要等著別人來告訴我們該怎麼做。在這場路線的鬥爭中，不需要選擇靠那邊站，因為這不是「黑」與「白」，「敵人」與「朋友」的是非題。我們反對以任何空泛的言詞來分化勞工的作法；我們也反對任何以醜化他人來迴避問題的伎倆。來談路線吧！來談具體作法吧！唯有如此，才能壯大工運基礎累積勞工實力。小冊子的出版，期待您更多的意見。

運動，讓社會前進 思考，讓實踐落實

如果您對這本小冊有任何的意見或回應，請一定要告訴我們，我們的郵政信箱是：

台北郵政 11818 號信箱

我們更歡迎您推薦這本小冊給更多人

您的大名：

住址：

電話：

職業：

分送您的親朋好友：

姓名：

姓名：

住址：

住址：

電話：

電話：

為了**反對智慧的私有化**，我們**歡迎**任何人、任何單位以各種文字**翻印、盜印、影印、轉載、傳播**。

當然，我們希望您能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更希望您的支援，我們的郵政劃撥帳號是：

帳號：18711406 戶名：陳靜雲